

东高白状元祠堂

张玉虎

清徐县东于镇东高白村，它不仅荣膺市政府“美丽乡村”的称号，更是承载着悠久历史、底蕴深厚的文化名村。这里，历史的痕迹与现代的风貌交相辉映，古朴与活力并存。得益于村里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措施，村中的七座庙宇、两座家族祠堂等具有历史意义的传统建筑得到妥善保护和精心修缮。其中，清代乾隆年间武状元贾廷诏的祠堂，无疑是太原地区独一无二的存在，以状元冠名而备受瞩目。

贾廷诏(1713-1765)，清乾隆朝壬戌科(1742)武状元，其一生令人感叹。生长于农耕之家的他，自幼酷爱习武，每日勤练不辍。相传，他家的母牛生下一头小牛犊，出于好奇与喜爱，他便常常抱着小牛犊玩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牛犊逐渐长大，他的力气也在不知不觉中与日俱增，最终练就了抱起大牛的绝技。此后，他拜得高师指点，不仅武功精进，更熟读兵书典籍，具备了参加武举科考的资格。

清乾隆元年(1736)，贾廷诏赴太原参加全省武生乡试。在这场激烈的角逐中，他凭借出色的表现力克群雄，一举夺得全省第一，成为丙辰科的解元。清乾隆七年(1742)，他以解元的身份赴京参加会试，再次脱颖而出，中得会元(即武进士中的第一名)。在科举时代，文武士子的最高荣耀莫过于“连中三元”，即乡试中解元、会试中会元、殿试再中状元。然而，殿试时，贾廷诏遇到了强劲对手——湖南桃源县的李世崧。两人在拳术、刀枪、弓箭、韬略等方面

皆不分伯仲，难定胜负。据民间传说，当时的主考官是山西人孙嘉淦，他出于乡情，特意找来一头大牛，以此考验二人气力。贾廷诏凭借其抱牛绝技，最终赢得了天下武举梦寐以求的“连中三元”殊荣，成为乾隆壬戌科的武状元。

一个家族能出一位状元，尤其是“连中三元”的英雄，无疑是极大的荣耀。多年来，东高白村的贾氏族人一直将贾廷诏视为家族的骄傲。为了纪念这位先人，彰显其卓越功绩，他们在村西北角建起了状元祠堂。1992年，这座祠堂被列为清徐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祠堂采用中国传统庙宇式古典建筑风格，正堂内供奉着贾氏开基始祖和状元的画像。在状元画像下方的供桌上，摆放着清朝政府颁发的贾廷诏中第一甲第一名小金榜复印件(原件珍藏于太原市档案馆)。正堂墙壁上绘有状元生平故事彩绘，院内廊庑墙壁则悬挂着当地文化名人歌颂状元事迹的诗词书法作品。此外，祠堂庭院中还陈列着过去用于测试武举力量的武举石、武生练掌力的大铁球，以及农耕时代的老器物、老农具，整个祠堂充满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历史感。

每年农历正月十五，是东高白村贾氏的“祭祖节”。届时，状元祠堂会举行一系列富有意义的活动，以缅怀状元的功绩。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，贾氏祠堂都会开放，供贾氏族人祭拜和游客参观。

贾廷诏这位名极一时的状元，其命运却

令人唏嘘。封建的科举制度赋予他无上的荣耀，但专制的官僚制度却毁了他的英名。作为一名武者，他的理想是驰骋疆场，守卫国门，建功立业。中状元后，他被任命为“三品头等御前侍卫，专司紫禁城的神武门”。虽级别不低，但本质上不过是紫禁城中一道门的守卫。对于心怀沙场的战士而言，日复一日地站在平安无事的门前，难免心生倦意。在一个炎热的中午，贾廷诏在岗上打了个盹儿，恰巧被路过的乾隆皇帝看到。内务府得知后，将他从京官贬至山东莱州府，降为四品，担任绿营兵标中军参将。

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更大的厄运接踵而至。那一年，乾隆下江南，贾廷诏奉命从莱州前往济南保驾。当时，皇后富察氏在返京途中病逝于山东德州。按照制度，皇后驾崩，百官需素服致哀。贾廷诏虽身着素服，但因远离驻地莱州府，未来得及更换枣红色的内衣。这一细节被皇帝身边的太监发现，太监趁机敲诈他万两白银。身为朝廷命官，贾廷诏清正廉洁，哪有万两白银可拿？于是，太监将此事添油加醋禀告皇帝，皇帝闻之大怒。自知“罪不容赦”的贾廷诏，最终选择了吞金自尽，时年仅52岁。

倘若贾廷诏生在一个清明的时代，遇上一位开明的君主，或许他能取得更大的功绩，至少不会如此憋屈地结束生命。他的故事，既是对勤学苦练、勇攀高峰的赞扬，也是对封建官场黑暗的控诉；既有“连中三元”的荣耀，也有赍志以殁的悲壮。

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，娄烦人扫地、扫院的扫帚都用本地两种植物的穗子自制而成，俗称扎扫帚。

扎扫院和打场的扫帚用的是蕡管穗子，扎扫地扫帚用的是龙须。这两种植物在娄烦地区极为常见，蕡管穗子比龙须更高且粗壮。当地有句俗语：“头伏龙须二伏穗(方言读xù)”，每到此时，家家户户都要挽蕡管穗子和抽(方言读chòu)龙须备用。采集的时机很关键，早了穗子太嫩，晚了则老黄，都不耐用。

扎扫帚用的扫帚箍最初由铁匠打造，后来改用8号铁丝，往箍里扎穗子的辅助工具叫扎橛。扎橛选用根部有扭纹圪蛋的榆木制作，加工时根部一面要留有便于斧头捣的直角或小于直角的拐拐，从根到梢逐步削尖呈圆锥形，高一尺五六寸。扎龙须扫帚的扎橛要稍细些。

两种扫帚的扎法完全一样。先用手把穗子往箍里插，插不进去后就在大石头上用扎橛从箍下往箍上撤，一直撤到扎橛尖通过箍能够从穗子中找到空隙，把穗子分开用脚踩住，拿一小捻穗子用一截细麻绳从根部捆住，顶在扎橛尖上，然后拿斧头在扎橛拐拐上轻轻捣，使扎橛慢慢退出，引导小捻穗子插进箍里，在底部露头，把捆在根部的细麻绳抽掉。如此反复多次，直到一小捻穗子也插不进去了，扫帚就扎紧了。最后仍用扎橛撤开空隙，把穗子插进去，扫帚就扎成了。为防止穗子散开，要用细绳把扫帚中腰系住。

这个过程中有个关键点，就是斧头用力要掌握好，要慢慢引导。如果一斧子就把扎橛捣出来了，穗子就插不进去了。于是，娄烦留下一句俗语：“谁谁家的扎扫帚，既怕不出来，又怕射出来。”其



中的“射”方言读shí(实)，有突然向上或向前冲的意思。“既怕不出来”是说穗子，“又怕射出来”是说扎橛。扎橛后退时一旦突然射出来，穗子就扎不出来了。这句话表面是说扎扫帚，实际上蕴含着一种深刻的生活道理：做事要循序渐进，不能急于求成。

娄烦用来扎扫帚的材料还有独扫(sào)，学名叫地肤。环卫工人用的那种肚子大、两头尖的卵形扫帚，就是用独扫做的。独扫分枝甚多，枝条细长耐用，植株高达四五尺，是天然做扫帚的材料。高粱秆带穗一节，几小捆捆在一起压扁，就是高粱穗扫帚。

尽管娄烦群众扎扫帚的材料很多，但主要还是用蕡管穗子和龙须扎扫帚，它们既结实又好用。

早春二月，扎根于黄土地上的山葱，憋足了劲萌动着，挣脱穿了一冬的红皮大衣，在寒风中昂首挺拔，钻出一丛丛新绿，最早走进春天的田野。嫩生生的山葱叶，泛着碧绿的光亮尽情舒展着，这个时候的山葱味道极为鲜美。

剥开山葱上包裹的红皮，咬一口白白嫩嫩的葱秆，一股辛辣冲鼻的气味呛得人直掉泪。待细细品过后，还有些许甘甜。

家乡的山葱，栽培极其容易，就是葱栽葱。一把老葱，每窝三两棵随便栽下去，不管不问，第二年就会一窝分蘖出许多新葱来。一窝老山葱留待来年继续生长繁衍子孙。我在老家小菜园里，最多一窝挖过99根山葱。

剥一窝山葱，一手拿葱，一手拿馍，蘸上盐，一口葱，一口馍，麻、辣、脆、嫩、鲜、香，吃了浑身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。把山葱切段，放开水锅焯一下，捞出过一下凉水，加入泡好的粉条，淋上花椒油、白醋、盐，拌匀入味，或就馍就饭，或当下酒菜，一盘山葱，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有滋有味。

家乡万荣，有“后土娘娘蒸菜”的传说。家家户户，最不缺的就是山葱。把山葱洗净切成小段，粉条泡好，肉切好放到盆里，放点酱油和盐，抓拌均匀，浇上烧好的花椒油，让每片肉都裹上面粉，把肉片和拌好的山葱，均匀地铺在箅子上，蒸出来油滋滋地流到菜上。出锅了，香喷喷的山葱蒸肉片，蘸上油泼辣子柿子醋水，再喝上一碗小米汤，美得很！

山葱最传统的吃法，要数山葱熬豆腐。过去村里春季过红白喜事时，席上的肉菜吃不上几口，全靠山葱当家，只要熬上一大锅猪肉粉条山葱豆腐，就能让乡亲们美美地吃一顿。直到现在，村里的乡亲，开春家里过事动工，也常会炖上一大锅的山葱猪肉粉条熬豆腐，招呼人哩。

每年清明，上坟的时候，乡亲们都会在食盒里放上几根山葱，郑重地供奉在祖先的坟前祭祀。上坟回来，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道菜，当然是百年传承的山葱粉条熬豆腐。一碗家乡的山葱熬菜，把一家人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。



家乡的红根山葱

董文浩